

H 读史侧翼

李木

父辈的战场

四月，踏着清明的脚步，探访67年前父辈们解放海南的战场。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重走烽火路，去寻亲、寻根、寻魂，寻求正能量！

来到海口新宅坡村、迈德村，村前小溪流水潺潺，一群鸭子在水中快乐地嬉戏梳妆，幢幢小别墅神气地在路边排列成行。这里，曾经是父辈的战场？是的，一阵海风吹来，风中有当年厮杀的呐喊，马海南大哥动情地讲述着渡海先锋营的战士为接应第二批强渡海峡的战友，在此与敌军展开激战……67年过去了，硝烟已散，烈士的鲜血化作和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庞。

来到澄迈玉包港，站在陡峭的悬崖上，居高临下，看浪花洁白，海水湛蓝，听涛声轻轻歌唱。我们的父辈曾在这里登岸？是的，崖壁上那红色的岩石就曾在黎明前被战火照亮。127师的渡海勇士们就是在这里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手脚并用，攀爬上这险峻的峭壁……67年过去了，雄伟的“玉包港登陆作战纪念碑”耸入云天，把烈士们的英灵高高举起！在众人的导演下，李冰天大哥在其父亲的老照片前，摆出了首长的姿势，又说起木船打败兵舰的战争传奇。

来到黄竹，来到美亭，松柏苍翠，三角梅吐艳，垂挂枝头的香蕉如同排排绿色琴键，弹奏着丰收的喜庆。可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及碑后烈士墓上的绿草青青，又让我们收敛笑容，肃然致敬。当年最关键的一场恶仗就在这里进行？是的，八十八岁的杨俊美就是健在的英雄、历史的见证。老人十五岁参军，打过鬼子汉奸，又随军登陆海南，说起那场包围和反包围的决战，他表情凝重；说起我军以一万之兵战胜五万之敌，他满脸欢欣；说起身边牺牲的战友，他泪花莹莹……67年过去了，时光如水，流不走的是怀念和崇敬！

来到105高地风门岭，四株挺拔的木棉树护卫着风门岭革命烈士纪念碑，肃穆庄严。那位留下感人书信的朱国胜连长就在这里长眠？是的，那封信在幸存的战友们中流传了几十年，至今珍藏在127师的师史馆。随着李超英大姐的轻声朗读，年轻的朱连长仿佛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痛恨杀害他父母的日本强盗，他感激解救他出苦海的共产党，他牵挂着杳无音信的妹妹，他决心要英勇杀敌，解放海南。来不及洗去渡海作战留在身上的盐碱、疲惫和伤痛，朱连长便带兵投入了风门岭狙击战，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鲜血染红战旗，生命的代价换来最后的胜利，朱连长的书信变成了遗书，一百多名战士死沙场的士兵甚至没能留下名字……67年过去了，他们的英灵与风门岭同在，他们的事迹铭刻在海南人民心里！

H 闲话文人 陆胜平
美术大师张仃

今年5月19日，是我国美术大师张仃百年诞辰日。

在我国现代美术界，张仃是个丰碑式的人物。现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评价张仃是“一代美术革命家，新中国美术卓越的领导者、创新者，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实践家”。著名文化学者李兆忠称颂张仃“以自己丰沛的才情、强悍的生命和西天取经的毅力披荆斩棘，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建起一座宽敞的立交桥”。

我们称张仃是美术革命家，有两个含

意，一是他对美术教育改革、对美术技艺创新的巨大贡献，其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投身抗战，参加左联，奔赴延安，在解放区带领美术工作者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功勋。他的美术成就，不说太多，仅举他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首都机场的大型壁画《哪吒闹海》，就足以让人折服。他参与创建了鲁艺及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中国画研究院等中国一流的重要美术机构，名扬中外。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对普通人却是和蔼可亲，有求必应，对待年轻人，更像爷爷对待孙辈一般。

1985年8月，我与张仃先生认识，并荣幸地与他相处了几天。那个月，一个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我被报社派去参加会议报道，在会务组，我闻知张仃来参加这个会议，心中欣喜，当晚，打听到他的住处，便登门拜访。

如我所料，他住处已来了不少人，有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有他的好友以及



作者(左)与张仃先生的合影

学生、记者等。张仃坐在沙发上，正与人交谈。他银发后梳，短髭齐整，宽宽的面额健康红润，白衬衣干净挺括，精神矍铄，他的右手搭在靠着沙发的拐杖上，一副长者风范。他见我进来，左手抬起打了招呼。接待的人见我夹个皮包一副记者模样，不客气地说，今天张老没空，不接待采访，凡是记者，都请先回去，明天下午张老游览包公祠，到时再安排。我早有被“驱逐”的心理准备，忙说，我不是来采访的，只是请张老签个字。我见张老领首，立即走上前，将包中的集邮纪念册取出呈递给他。在纪念册的插页里，张仃以前设计的7套邮票我全放在那里。张仃一看，似乎面色也鲜亮许多，问我，你爱集邮？我答是的，能否请您给我签个字？他马上提过了笔，在纪念册上题写了“集邮乐事”四个字和“张仃”。我如获至宝，连声称谢，然后知趣地离开。这第一次见面，让我对张仃充满了感激与敬重。

第二天下午，我先到了包公祠大门口，不一会儿，张仃与一些陪同者如约而至。我忙迎上前去，想不到他还记得我，不但与我握手，还说了“喔，你也来了”。我也陪同张仃游览，因那时我生活在合肥，对包公祠情况熟悉，在他人解说不到位不精确的地方，我主动补充，这使张仃对我加深了印象。在古井“廉泉”旁，我说“廉泉”有个传说，凡清官喝了井水就眼睛明亮，贪官喝了就肚痛肠绞时，张仃风趣地说，应该让现在的官员都来这里喝喝井水，顿时，大家都大声笑了起来。

三天多的会议期间，我与张仃交流多次，我们之间越发热络起来，我感到，他虽然言语不多，但言简意赅，风趣幽默，是个爽朗活泼的老人。会上，我还听到他不少真知灼见的言论，比如说到我国的工艺美术创作时，他说，美术创作必须要突出我国的民族风格，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讲到开放问题时，他说，一些人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对西洋的东西囫囵吞枣照搬进来，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应该更多更好地挖掘中华民族的工艺美术精华，利用现在的好时机，向世界推广，让世界了解我们。

张仃是中国少有的与世界美术大师

毕加索有过交往并进行过艺术交流的美术家，有人曾称张仃的美术作品是“毕加索加城隍庙”。确实，张仃的作品吸收了西方现代画风，但散发更多的，是浓烈的民族气息。今年是鸡年，我国出的第一套生肖鸡邮票《辛酉年》，就是张仃绘画设计的，那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十足地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

H 文化评弹 刘学文
手稿的魅力

记得2012年10月，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后，有报道称，他曾创作过的一部反映四川生活的20多万字的电视剧本，尽管一直未能开拍，因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书商又向他邀稿，愿意出价120万买下这部剧的手稿，比十年前20万的报价飙升了整整5倍。随后的孔夫子旧书网上，莫言亲笔签名的书籍也纷纷涨价，最贵的是《檀香刑》，网上要价18.8888万元；第二名是《透明的红萝卜》，标价10万元。据买莫言亲笔签名的“十三步”店主说：“前段时间，莫言的亲笔签名他卖800—2000元不等，现在莫言获奖，作品当然水涨船高，这本书他要价10000元。”有网友表示：莫言的作品内涵是金钱无法衡量的，但仅仅一本带签名的书就要18万元，感觉是不是真有点离谱。

手稿是作家的手写稿，包括文稿、诗稿、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名家手稿本来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因为大多是孤本，因而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鲁迅是不在乎自己手稿的，据许广平回忆说，在弄堂门口卖点心的摊贩用来包油条的竟然有过鲁迅的手稿。但周作人就很有意识地保存自己的手稿，嘱咐编辑用完稿后必须退还。周作人的手稿用毛笔写成，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修改。随着拍卖市场的热点转移，近年来，名家手稿的市场价格一路水涨船高，其中以活跃于“五四”时期的民国文人手稿最受青睐，如鲁迅、胡适、梁启超、周作人等，他们的文稿尺牍，乃至只字数语的便条，如今都已成了许多藏家和爱好者竞相追捧的佳品。如2010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周作人的创作手稿就曾以358.4万元成交，此稿内收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天桥志序》《口占赠行严先生》《燕京岁时记》《结缘豆》《自己的文章》《旧日记抄》等。另有一位上海的收藏人曾花8万元人民币从日本买来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两页诗稿，收藏手稿成为了藏家的一种“奢侈”。那些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焦点的作家手稿，也逐渐蔓延为藏家们追逐的主要对象。

名家手稿的发现与研究在学术上时有论文著述，但作为创作题材也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如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中篇小说《阿斯彭文稿》。一个美国评论家跑到威尼斯去寻找十九世纪初大诗人阿斯彭(暗指拜伦)的遗稿，这份遗稿在隐居的阿斯彭当时情人朱莉安娜手中。年迈的朱莉安娜不愿承认遗稿的存在，在其去世后，遗稿由她的侄女蒂娜小姐继承，但她坚持不愿意公开亲人的私情。作为一个狂热的阿斯彭粉丝，美国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这份遗稿。面对只对遗稿感兴趣的美国人，蒂娜极为羞愧地提出，如果美国人能成为她的“亲戚”，那么遗稿也就是他的了。美国人在这个提议前退缩了。而等过了几天，他重新和蒂娜小姐见面时，美国人伤心地得知，蒂娜小姐已经把文稿毁掉。这是亨利·詹姆斯最著名的中篇，明里暗里仿作都很多。

收藏手稿，一种巧遇，一个传奇，不

一而言，但我们不能以巧遇、传奇来对待手稿。因为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说过：理解手稿的意义和美丽，必须满怀敬畏的看待这些表面并不显眼的纸页，必须爱戴和尊敬那些手稿的主人，因为手稿所承载的正是他们主人的生命痕迹。

H 流金岁月 王红雨
鲁冰花

在我住的这个北美城市，四月是花开最盛的时节：梨花，玉兰花，苹果花，海棠花，樱花，紫丁香，一树树似雪如霞，渲染着天地，芬芳着空气。而到了五月，就多少有种繁花落尽的意味，新叶长鸟啼脆里隐约是让人拾掇心情踏实过日子的叮咛。

母亲节过了这个周日上午，寻思着修理主卧浴室的马桶，又跑去了这家堪称国民建材家居店的“The Home Depot”。停好车朝店门口走去，先是一眼看到摆在外头卖的盆栽鲁冰花。花并不眼熟，但价格牌上花名赫然，不禁要驻足拍几张照。随手把这拍下的鲁冰花发到朋友圈，即刻引来地球东西南北各方友人的点评。

这时，一个身形魁梧的西方男人推着买好的一车子花走出来，停下脚步笑眯眯看着我给鲁冰花拍照，说了句什么，风大吹散了我也没听清。我只朝他笑笑，表示礼貌。那首“夜夜想起妈妈的话，泪光闪闪鲁冰花”，料他也没听过，我的感动他哪里懂。

可不是么，我对鲁冰花，其实是歌里看花。考证起来，鲁冰花，原产地就是这北美大陆，后来传入欧洲和新西兰。又据说是日本人把鲁冰花引入台湾，茶农会在茶园里种它，充当绿肥，使得茶叶香味愈浓。而我第一次听说这花，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对它有一种怀想，便是因为这首曾经广为传唱的台湾歌曲《鲁冰花》。兜兜转转，万事万物，鲁冰花也一样。

至于到底是哪个年代听的这首歌，其实记忆和感觉都模糊。虽然那歌词曲调



鲁冰花

最让我们感触的是纯真童年和无私母爱，一查，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歌曲，也就是说，我们初听这歌的时候也都老大不小了。而如今，我们更是进化到上有老，下有小，且散落在天南地北。

然而，那份感动，似乎还有影子留下，在人到中年的心怀里。就算那只是一种惯性的，近乎走过场的感动；是稍微感觉了一下，就又心无旁骛从花簇边走过，进店寻觅找零件，驱车回家修好马桶，那样心潮不再澎湃的感动。就如千里迢迢从安家的南国回到西北高原故乡，照料病中老母亲的同窗闺蜜玲子所调侃的，“妈妈的心肝在天涯，马桶修理也搞得掂”。

生活，就在眼前。这是四季更迭中一树树的繁花已开过，人生变迁中青春也早只剩下日记的五月天。但五月也有着五月的明朗，倘若抬眼望一望风雨后的蓝天，最是一种动人的纯净，如小时候炎炎夏日上学路上三分钱一根买来的冰棒那般的剔透。

而偶然在网上瞅到的一番景致：五彩斑斓的鲁冰花成片成片开在山水怀抱之中，沐浴着阳光，那——便是远方了。这远方，或许就在可以去得到的新西兰的南岛，或许在心甘情愿只需遥遥怀想的一个什么地方。